

中国当代作家
①中
②短
③篇
④小
⑤说
典藏

徐坤著

一
醉
方
休

徐坤

中原出版传媒集团
大地传媒

河南文艺出版社



中国当代作家中短篇小说典藏

一醉方休

徐 坤 著

河南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—醉方休/徐坤著. —郑州:河南文艺出版社,2014.6
(中国当代作家中短篇小说典藏)
ISBN 978-7-5559-0070-2

I.①—… II.①徐… III.①中篇小说-小说集-中国-当代②短篇小说-小说集-中国-当代 IV.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083187 号

选题策划 陈 静
责任编辑 俞 芸
责任校对 赵红宙
装帧设计 刘运来

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
本社地址 郑州市鑫苑路 18 号 11 栋
邮政编码 450011
本社网址 <http://www.hnwybs.cn>
电子信箱 master@hnwybs.cn
售书热线 0371-65379196
承印单位 河南省瑞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
经销单位 新华书店
纸张规格 700 毫米×1000 毫米 1/16
印 张 20.75
字 数 224 000
版 次 2014 年 6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定 价 42.00 元

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
图书如有印装错误,请寄回印厂调换。

中国当代作家中短篇小说典



作者简介

徐坤，作家，一九六五年生人。著有长篇小说《八月狂想曲》《春天的二十二个夜晚》《野草根》等，中短篇小说《厨房》《狗日的足球》《午夜广场最后的探戈》等，话剧《青狐》《性情男女》等，以及散文、随笔等，共五百余万字。曾获得鲁迅文学奖、老舍文学奖、全国“五个一工程”奖等三十余种奖项。作品有英、德、法、俄、日文等海外译本。现为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，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博士，《人民文学》杂志副主编。



“中国当代作家长篇小说/中短篇小说典藏”

丛 书

- | | | |
|----------|-----|---|
| 《笨花》 | 铁 凝 | 著 |
| 《情感狱》 | 阎连科 | 著 |
| 《疼痛与抚摸》 | 张 宇 | 著 |
| 《平原上的歌谣》 | 刘庆邦 | 著 |
| 《野草根》 | 徐 坤 | 著 |
| 《秀色》 | 铁 凝 | 著 |
| 《起舞》 | 迟子建 | 著 |
| 《年月日》 | 阎连科 | 著 |
| 《活鬼》 | 张 宇 | 著 |
| 《东风嫁》 | 刘庆邦 | 著 |
| 《一醉方休》 | 徐 坤 | 著 |

目录

-153-	一条名叫人剩的狗	-164-
-137-	遭遇爱情	-152-
-78-	先锋	-136-
-65-	鸟粪	-77-
-43-	狗日的足球	-64-
-22-	厨房	-42-
1	午夜广场最后的探戈	-21-

—282—

通天河

—323—

—217—

年轻的朋友来相会

—281—

—195—

一醉方休

—216—

—165—

早安，北京

—194—

午夜广场最后的探戈

1

广场上的地灯惨白，贼亮，是那种一排四个灯头的碘钨灯，在离地一尺左右的高度，从草丛中探出头来，与地面成三十度角，分别从几个不同方向昂头向上探照。灯光准确地捉住了她不停旋转的两条白腿——那两条腿，除了明晃晃的白，也说不出太多的什么来，勉强可以说得上是纤细、匀称。

当然，还比较长。超过了北京女人通常的腿长高度。贴在大腿根部吊着的几缕碎布，随着身体的摆动起伏荡漾，仿佛多年老店打出的陈酿幌子。那却是一条时兴的劲爆天鹅裙，超短，飘逸，人一转起来，裙子下摆“沙啦、沙啦”绽开，一闪，一闪，闪出了两条修长的白腿；又一闪，一闪，闪出了里边平角螺纹镶有蕾丝花边的真丝底裤。一条猩红色的真丝底裤。不是火红、

殷红，也不是橘红，是猩红，故意与绿底白花的裙子颜色呛着茬儿，猩出一股狠歹歹的情色。

周围一群看热闹的民工受不住了，简直看得要喷鼻血。他们或蹲或坐在广场边草地和水泥地上，大张嘴巴，喘着粗气，一只只冒火的眼睛，直勾勾瞄在她的裙底，随着她不断变换的身形，打出一道道血红炽烈的追光。

群众却对此嗤之以鼻。群众就是那些穿着松松垮垮的大背心、大裤衩前来跳舞的正派居民。他们三三两两，搂搂抱抱，踢踢踏踏，懒散挪动着脚下的“北京平四”舞步，眼光乜斜，态度倨傲地瞟向他们俩——她和他，那对妖冶俗艳跳舞的陌生人。众人把身体的距离拉得与他俩远远的，似乎成心让他俩在明晃晃的灯光下单独现眼出洋相。

他们对此却浑然不觉，或者是根本不在乎。他们是故意用身体来找灯光的，故意让自己的双腿全身暴露在明晃晃的光照下。那个女的依旧转，飞快转。其实也不怎么快，只是紧赶慢赶倒腾着双脚在旋转，尽可能通过旋转的力量将裙裾更多地张开。她的舞伴，那个永远穿着黑色紧身衣裤的男人，干练，精瘦，浑身哪儿哪儿都绷得紧紧的，殷勤环绕她的裙裾伸手抬腿、扭胯耸腰。从后面看，男的简直是要屁股有屁股，要腿有腿，像是个专业舞蹈演员，他的拉丁舞姿也很标准，耸、抖、贴、揉，动作幅度大，每个细节都做得很到位。但是，离近了瞧，却会发现，他脸上的皱纹已经不少了，看样子总归也要有个四五十岁。

女的呢？女的看上去也不小了。虽然她忙着在灯光明亮处掀动自己雪白的两条长腿，暗夜的灯火却并没有给她添彩，反倒把她三四十岁肌肉的下懈无情暴露，好像是靠透明丝袜才勉强把腿上松下来的赘肉勒住——

不对,她几乎是没穿袜子的,是的,裸着腿,光脚,穿着一双肉色的圆口拉带皮鞋,是半高跟,比起真正的国标舞蹈鞋还差一两寸的高度。跳舞的水平也就是个大众拉丁舞蹈培训班肄业。

可这又有什么关系呢?女人就是靠一条劲爆天鹅裙、两条大白腿、猩红色底裤的春光乍泄,就花枝招展地把众人目光勾住,就成了广场上的绝对女主角。男的,当然也就跟着沾光,成了广场上的第一男陪舞。

2

广场是城市中老年闲人的集散地。年轻人当然不屑于来这里,他们的休闲娱乐场所是酒吧、迪厅,量贩式卡拉OK歌厅。那里喧闹、昂贵,要价不菲。有钱有势的中年人,休闲寻欢也自有按摩桑拿洗脚屋,或者郊区的温泉度假酒店,谁能平白无故跑到这廉价没有成本的露天广场?只有这些上了岁数的城市低收入者阶层,才会成天泡在广场这种开放式的空间,耗在这里晨练、打牌、跳舞、遛狗、遛弯,消磨时光和宣泄欲望。

别的就不说了,单说夜晚的广场舞吧。每天都是从晚八点准时开始的。每晚八点,非常准时,看完中央一台的新闻联播和焦点访谈(北京人喜欢关心时政,这两个节目几乎每家必看),拾掇好了饭桌,关好电视机,然后就掐着表,匆匆出门,直奔广场中心地段灯光明亮处而去。那里,激动人心的音乐已经响起来了!

小区物业管理处派设了专门人员负责拉电线、放舞曲。管理处的那个秃头男人每天都会早早地骑自行车赶过来,到达人们跳舞的广场中心地

带。这里有十六根气势宏伟的巴洛克式廊柱，它的上边顶着几个绿色大气包，很像俄罗斯东正教堂的圆顶，但其实不是，只是一种没有用的装饰。一群群白色灰色羽毛的鸽子在里边出出进进，留下一片一片的鸽子屎。廊柱旁边，是能够同时容纳一千多人翩翩起舞的巨大空场。白天，鸽子们在这块场地里练脚，觅食，到了晚上，这儿就成了中老年人类男女双双暧昧牵手、贴身贴肉、活动筋骨的娱乐场所。

秃头管理员每次都要从旁边一个值班的小屋里牵出电源接线板，然后将插座连接到一个老式收录机上。那本是广场养鸽人值班的屋子。每天晚上，鸽子们回笼以后，养鸽人都会用清水将广场水泥地面的鸽粪清洗得干干净净。被水滋润过的地面总是散发着某种动人的气息。

是啊，这里虽说是城北“经济适用房地区”，这是北京近年来城市建设中涌起的一个新名词，说白了也就是城市贫民区，但是它的小区环境建设相对也并不很落后。它留出了能盖十栋楼那么大的面积建设出了一个巨型广场，叫它“街心花园”。它有方圆，有纵深，有层叠起伏。那些颇似看台的一级一级的水泥石头砌起的花坛、水榭，在冬季枯干的时候，变得斑驳、沧桑，很像古罗马的斗兽场。乍一看去，视觉上显得非常震撼。西边转角处砌起几个红色小尖顶的鸽子窝，窝的背面镶嵌着意大利铁艺花窗。广场东边错落有致的喷泉、水池、雕像，完全采用古希腊风格。那个狩猎女神的水泥雕像上，常被鸽子给屙一身的屎。鸽子也不知为什么，特别喜欢站在雕像的头顶上排泄。

种种堆砌到一处的异国风情，气势恢宏，铺排讲究，同时也是杂花生树，不伦不类。初来乍到这个广场的人，都止不住笑说：这是到了世界上的

哪儿啦？这儿除了不像中国，说它是外国的哪儿都成。

后来人们才知道，这片小区，是由黑龙江的开发商建造的。他们把黑龙江老毛子的建筑风格原封不动带到北京来啦！

怪不得呢！人们啧啧称赞。干脆，他们把北京的穷人区都建成黑龙江、都建成原苏联得了！住在这儿都跟待在哈尔滨似的。

再说那个负责放乐曲的物业管理员。他把那个老式的仿佛当年黑白电视机那么大的收录机，放到廊柱脚下贴边不碍事的地方，然后从放满盒式录音带的大书包里掏出一盘曲子，塞进录音机里插好，准备迎接跳舞的人到来。世界早都进入数码时代了，他还在用卡式盒带播放音乐！想想，不愧是城市贫民区啊！落后得跟什么似的。曲子也是中老年人所熟悉的，从郭兰英、王昆的老歌，到邓丽君、费翔、毛阿敏、彭丽媛的演唱，应有尽有。不需要什么专业舞曲，只要能成调子的乐音便能就合着舞动。

但有一点，这里边绝对没有什么孙燕姿、周杰伦、刀郎、刘若英的歌，就连王菲、孙楠、那英都没有。他们的记忆，通通都留在了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，或者是五六十年代，原苏联俄罗斯歌曲盛行的那个年代。新人新曲他们就合不上，不熟悉，听不惯，踩不上点。

晚八点钟，只要音乐一起，人们就会自动从四面八方聚拢过来，各自寻上自己的搭子，跃跃欲试着上场。

多么好啊！夏天的夜晚，月光明朗，大地浩瀚。微风吹来，天地间一派宁静安详。广场上那些冬青、雪松、苜蓿、蔷薇、紫荆、垂柳、洋槐，接足了地气，在夜晚偷偷地铆足了劲竞赛飘香。物种繁殖很快，不到两年工夫，就已经把街心花园广场点缀得芳草萋萋，杨柳依依。据说这个广场下边原来是

个垃圾场,土质十分肥沃。这里的地下水也比较适合于灌溉农田。

前来跳舞的,基本上都是住在小区附近的人们。他们穿着一点也不讲究,动作也很随意。男的穿着大背心大裤衩,有的人甚至还趿着拖鞋,跟出入菜市场没多大区别。女的也不打扮,素面朝天,肥大的衣服里边连个胸罩也不戴,一派家庭妇女习气。说是在跳舞,倒不如说是在走步,只不过是变成双人走的形式。有的是男女搭配,有的是两个女的搂在一起。(倒是从没有看见两个男的搂在一起的)。他们的手和手有意无意搭扣摩挲,脚和脚踢踢拖拖挪动磨蹭,激流情欲在暗中涌动,脸上却是一副见男不是男、见女不是女的平板表情。瞅那一个个莫衷一是的样子,简直就跟从前参加扭秧歌、打太极拳、打鸡血、喝红茶菌一般,免费集体性群众运动,不干白不干,去晚了就没份。

鸽子在头顶咕咕叫。狗狗在脚下汪汪蹿。夜幕下的大都会,劳动人民的寻欢作乐,兴致盎然,单调如水,经久不衰。

3

突然,有一天,广场上出现这么一对妖艳男女,把原本宁静的气氛给惊扰、打破了。两人浓烈的表演作秀气息,逼得人喘不过气来。灯光下一大片最光滑、脚感最好的位置被他们占据,整个广场上的风头也被他们两个抢去。人们虽然还在随音乐做着跳舞的动作,心思却全然不在自己的舞步上,全被广场中央这一对给搅散了。

哪儿来的,他们?不知道。干什么的?两人什么关系?干吗要穿成那

副德行，跳成那副样子？不知道。统统都不知道。想不明白。也不过是夜晚纳凉休闲的群众性广场舞罢了，有什么必要穿得那么正规风骚？那个女的，那叫个什么玩意儿？大庭广众之下，三四十岁的人还在裸肩露背，下腰踢腿，透着寒碜，透着惨烈，透着人生最后一搏的老不要脸。那个男的，扭着大屁股，腰胯甩得像抽了筋似的。又不是电视里的交谊舞比赛，并没有镜头对准照你，扭那么欢实干什么？

尤其是那女人的旋转，完全是无谓的，没必要，多余。她好像特别喜欢做旋转动作，那种无谓的旋转，比方说，录音机里唱道“真的好想你啊，你在我的睡梦里”，好像是一个军人妻子思夫的歌儿，唱到这个旋律的时候，有必要接连转上五个圈，旋转三百六十度乘以五等于一千八百度吗？或者，“一九几几年啊，那是一个春天，有一个老人，在中国的南海画了一个圈”，她就真的原地画起圈来，双脚飞快地倒腾，脚跟顶脚尖，把自己身体使劲顶起来转，转得像个没头没脑的陀螺。

尤其是，每当旋转，她的裙裾都就势张开，完全无遮挡的，面对着那些仰视的面孔张开，与其说是毫无防范，不如说是毫无羞耻。

那些仰视的面孔，是小区里干活的民工。那些脏兮兮蓬头垢面的民工真是聪明，他们选取了很妙的角度，一律坐在地上，都跟草丛中探出的地灯的高度相一致，正好是从下往上窥视的角度。他们是如此安静，乖顺，自动地，整齐有序地坐在水泥地上，忘记了蚊虫的叮咬，忘记了潮湿的沁浸，简直物我两忘，甚至屏气凝神，就等着她旋转那个时刻的到来——像孔雀开屏一样。

他们并不知道雌孔雀不开屏，开的，都是雄的。每当那猩红底裤一露

面,他们的脑袋就“嗡——”的一声,血直往上涌,嘴也合不上,口角微微露出些涎水,看得直愣愣的,一动也不动。

这种免费观看的底裤,比起其他娱乐活动,比如说去旁边的地下录像厅看非法黄色录像,或者去哪家隐秘的洗脚屋找小姐,更诱人,更魅惑,更安全,更自由,更引人入胜,更想入非非。

她的旋转,就是为了亮出底裤来对民工展览吗?群众想。看来暴露狂和窥阴癖最可以互相心照不宣。群众不由得对民工和他俩同时嗤之以鼻。

群众悉心观察打量过,这两个身份不明的人,好像不是两口子。每天晚上,人们都看见他们分别骑自行车过来,女的从一个方向,男的从另一个方向,骑到这里以后会合。两人把车子停靠在廊柱旁边。女人骑的是二六车,男人也是二六车。都很旧。车筐里有水,瓶装矿泉水,还有擦脸毛巾。他们都是在家里穿戴披挂好了才来,不是到了这里登台前现换的。

很难想象,穿着一身劲爆天鹅裙的女人,是怎样骑着辆半旧不新的二六自行车,一路招摇着赶来。也很难想象,穿一身紧身跳舞演出服的男人,又是怎样将丰厚绷紧的臀,压在生锈梆硬的自行车皮鞍座上,一路迤迳而行。他们的自行车旁边,就是一个公共昼夜停车场,那里奔驰、宝马、路虎等好车应有尽有。他们的自行车大大方方地泊靠在它们旁边,没有丝毫自卑的表现,车头车尾,双双倚靠着,亲密无间,心安理得,怡然自乐。

现在,这会儿,华灯初上,夜晚的幕布拉开。乐声响起。他们先在广场中央立定,亮相,男女手臂上扬,身体拉出一个架势,完全是正规表演前的模样,一上场就先声夺人。不像别的跳舞男女,哈着腰,驼着背,男的揪住女的,脚底一出溜,互相薅着衣襟就滑进场地中央去了。这对男女,做完亮

相定格，就蓦地挥臂耸腰，爆发力很强地动作起来，肢体幅度很大。只要一动起来，就完全不管不顾，即刻进入状态，仿佛这世界上只剩下他们两个人。仿佛，他们就是这露天广场上的王子和公主。不，不，也许应该说是皇帝和皇后。除了舞蹈，他们好像什么也看不见，什么也听不见。周围人的冷眼，民工的窥视，他们好像统统都看不见听不见。他们完全沉浸在自己的舞蹈世界中。

他们在自己的舞蹈里睥睨世人，笑傲众生，自给自足，相互挑逗，在卑微中起舞，在自信中亢奋。他们的低语没人能听得见。他们的对视没人能瞧得清。实际上，他们既很少低语也绝少对视，他们互相只用身体进行交谈。他是她身体的实际操纵者，他的手指像点穴，点哪儿哪开。旋转时，他的左手轻轻一推，右手高高擎起——她就乖乖转过身去，让身体打旋。双方身体的接触点，现在只是她握住他的一根手指，而不是全部手掌——以他的手指为轴，开屏旋转，这样她在晕眩之中的旋转方向才不至于太过偏离。

他的手指，她的手指，半含半握，半紧半松，隐秘暧昧，胶着粘离。现在，说话成为多余，舞蹈就是他们的交欢语言。他们把臀耸得更厉害了，他们把胯扭得更邪乎。跳到《蓝色多瑙河》里的快拍时，男人箍着女人的腰疯狂旋转，周围灯光唰唰连成一片，简直不知今夕何夕，今年何年。一瞬间他们就仿佛有了凌波之姿，有了凌空之势，双双堕入美妙的晕眩。

他们的个子差不多一般高，所以，他腰以下的支点，只能顶到她肉乎乎的小腹（肉乎乎，这就是非专业舞蹈演员的体质特点）。她觉出了他的摩擦和崛起，兀自脸红，没有闪避，而是亢奋，动作更加隐蔽，俯仰离合皆是欲。